

山東才子于宗先

● 王善初

學者教授也是詩人

中央研究院院士、經濟學家、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于宗先博士，一向學者本色，溫文儒雅，待人謙和。但在一九九四年六月鬧過一次與人爭執的「新聞」，對手是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費景漢博士，也是位大師級經濟學者。

董事長對上院長，確是大新聞一件。兩人的爭議在中華經濟研究院究應朝那個方向發展？兩位大師各有堅持，雖然觀點不同，但在院內爭執，無論怎樣激烈，都是茶壺裡的風波。不幸消息外洩，爭執上了報，雙方各說各話，指摘對方，於是形成一次「大新聞」。然而，大師畢竟是大師，兩人言辭之爭，在各自說了一番道理之後，偃旗息鼓，復歸平靜。

不過，這件事在學界仍為人津津樂道，有人認為事情所以會鬧僵，純是「北京人碰上山東人，有理說不清」，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。但于宗先事後頗有感觸，他在「我的

治學觀」一文寫道：「如果你太率直，不會撒謊，不會吹捧，卻又對看不慣的事喜歡批評，千萬別從政，學術研究是最適當的行業。」從這段話中可以解讀他和費景漢博士在個性上的差異。

于宗先是山東平度人，山東人俗稱「膀子」，給人的印象是稜角分明，直來直往，情緒和心思在外表上一目了然。于宗先雖飽讀詩書。歷經憂患，但坦直的本性未變，然而他只是堅持己見，並不粗暴。相反的，他還是位感性人物，具有鐵膽柔情，浪漫情懷。青年時期，還是位擅寫抒情詩的新詩詩人，作品節奏分明，清新可喜。例如：一九五三年他在台大讀書時，由於隻身在台，形單影隻，感情困頓，寫了「思母」一詩，其中一段是：

「昨夜，我承夢的領航，
偷偷地划回母親的懷抱，
拋下了相思的錨；
母親用豆大的淚珠，
綴滿我多麼的髮梢。」

這位山東才子的詩作，感情真摯細膩，讀之令人動容。

于宗先的母親已于一九八八年過世。一九八九年春天，他輾轉獲得惡耗，因「六四」天安門事件，加之中研院研究人員未開放探親，他無法回大陸祭母，只好寫了一篇「祭母文」，在台灣焚化獻給母親。他的「祭母文」曾在黨政界引起一陣漣漪。不久，政府政策開放，于宗先終於踏上回鄉之路，一紓思母之情，可惜看到的只是葬母的一抔黃土。

作品清新真情流露

于宗先的詩，都是用「法天」這個筆名發表，故而讀者甚少知道「法天」就是于宗先。

不過騷壇名人如紀弦、痲弦、余光中等人和他都是志同道合的詩友。

一九九四年，東大圖書公司為他出版了一本詩集「劫餘低吟」，由書名即可知他之所以寫詩，喟嘆述懷而已。

于氏的新詩，通而不俗，易記易懂，真情流露，不像若干新詩詩人的詩篇，形式怪異，用語晦澀，含義不明。茲摘錄其詩作中的部分句子供讀者欣賞。

寫人生：

生活像荒涼的沙漢，
情緒像古井的水波，
聽不見秋雁告訴消息，
看不見春風笑吻花朵，
摸索在斷魂的征途，
我是隻載重的駱駝。

（駱駝）

那裏奇花熱吻瑤草，
那裏歌鳥邂逅飛蝶；
那裏獅子擁抱綿羊，
那裏狗貓低唱戀歌。

（夢幻曲）

寫戀情：

每當我從妳面前走過，
我總有另種特別感覺，
不由地再望望你的倩影，
讓它烙上我記憶的扉頁。
於是妳的明眸嵌上我夢底青空，
妳甜美的笑開放在我夢底原野；
當我偷偷地凝視著妳，
是否妳也有另種特別感覺？

（戀歌）

寫寶島風光：

窗口是個放大的鏡頭，
可望見街頭上無盡的人流；
從曙光揭開時間的黑幕，
我就有這份豐富的享受；
有時直到星月點亮藍天，
我還憑著窗依依不走。

（臨街）

由此可見他是個感性人物，和冷冰冰的經濟學理論，很難聯想在一起，然而于宗先卻輕易的做到了。對於出版詩集，他自謙是敝帚自珍，他在自己詩集的序文中說，封筆不寫新詩已卅餘年，再把過去的東西拿出來獻醜，豈非人們常說的「老不羞」。不過，他覺得「在這個喜新厭舊的世界上，偏有人喜歡探究古老的東西，儘管一片瓦，一塊石頭，只要有了年紀，也被視為珍品來收藏。」而他在「有很多場合，老朋友間需要交換些禮物。如果將自己用汗淚塗成的詩集印出來，作為禮物分贈老友，也許比贈送昂貴的XO白蘭地酒來得更有意義。」這是他出版詩集的用意。

開始寫詩的年代，于宗先還是個少年，和其他青少年一樣，他有許多幻想，幻想不能實現，就成噩夢。

所以在奮鬥學習過程中，他經歷了挫折，沮喪和鄉愁，也有奮發和感觸。他將這些感情，表達在新詩裡，從這些詩中，讀者可

想像一個流浪人的遭遇。

學術外交成果豐碩

在學術領域中，于宗先對經濟學的研究成就，令人刮目相看。他的理論觀點，常為許多學者所贊成。在經濟學界流傳著一個笑話：「一百個經濟學家，常有一百零一種經濟看法」。許多學者贊成他的論點，可見他受學界的推崇與重視。

一九八八年李登輝總統巡視中經院時，提出「學術外交」的構想，希望中經院和世界著名學術機構合作，藉學術交流，促進我國經濟發展，並推展實質外交。

經于宗先院長策劃督導，這些年來中經院和美國哈佛大學，耶魯大學及華府幾處經濟研究機構建立合作計劃，專題探討台灣經濟問題。並不時舉辦學術研討會，研討經濟發展，貨幣金融等新知識，對提高國內經濟學術水準及策定經濟發展方向貢獻甚大。于宗先認為用學術突破外交瓶頸，簡單易行，例如參加世界銀行、國際貨幣基金、關貿總協等組織，我們都會招致中共的打壓，但以學術機構之名，派專家參加這些組織的某些活動，中共即無理由反對，也無從打壓。

這些年來，于宗先推動學術外交成就非凡，除邀請國際知名學人包括諾貝爾獎金得主來華訪問外，中經院還和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（OECD）」建立了相當良好而具體的實質關係。這個組織是歐、美、日本等工業

先進國為經貿政策與合作而組成的官方組織，我們和這個組織建立了管道，等於在國際經貿活動方面獲得實質的認可。

OECD對亞洲新興經濟勢力很有興趣，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尤其特別關注，于宗先因勢利導，協助OECD舉辦「亞洲動態經濟發展」研討會，其中四次在亞洲地區舉行，兩次在該組織的巴黎總部舉行。在亞洲舉行的四次研討會，有一次於一九九一年五月在台北舉行，包括世銀副總裁等人都來台參加。使于宗先經營的「學術外交」，逐步開花結果。

流亡學生穿二尺五

于宗先院長生於一九三〇年九月十日，今年已是六十五歲，蕭蕭華髮，益增其成熟與睿智。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時，少年的他未享受到勝利的幸福和喜悅，反而陷入另一場危難之中。中共到處攻城掠地，烽火遍地。一九四九年夏，他陷身共軍三面包圍的孤城青島，隻身無依，生活無著，和其他許多流亡學生一樣，只好投筆從戎，改穿軍服，成了一名學生兵，隨劉安祺將軍的部隊撤退來台。

初到臺灣，他在軍中服役三年，在軍旅生活中，于宗先抱持著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……」的意念，將一切生活的折磨，當成是心志的磨練與考驗。

就是這一股精神力量的支柱，使他在軍中仍是勤讀不懈；而於一九五二年以優異的成績同時考上臺大經濟系及師大英文系，重當學生的于宗先，面臨生活壓力，仍選擇沒有公費待遇的臺大經濟系就讀，得自籌生活費用。

他靠微薄的工讀生獎學金和投稿報刊的稿費收入來撐過四年，靠著寫新詩、散文、翻譯，幫他自己奠定經濟系的學習基礎。

于宗先大學讀的是經濟學，但卻從來未曾停止對文藝知識的吸收，因為他認為年輕人最忌「死讀書」，要博學多聞才可，所以每逢寒暑假他總是鑽到圖書館中大量閱讀各種西方文藝叢書，增加了他筆力的強勁及靈動。

于宗先對經濟本科的研究更是重視，他除了研讀一般老師指定的書籍外，更進一步去吸收國外的最新經濟學知識，經常到圖書館找新書看，當時他還自行翻譯了「凱因斯革命」及「所得與就業」二本書，雖未出版，但對他的經濟學及英文寫作幫助很大。

由於他多方面的涉獵知識習慣，使他在臺大時的功課並未如一般優異生的那樣「年年考第一」，只保持中上成績，這是因為他上大學時已是二十二歲的「老」學生，已能認知到求學並不是為分數的真諦，應該為興趣及一生事業來奠定基礎。

于宗先讀完臺大又考入政大新聞研究所就讀，但這並不代表他放棄了原先四年苦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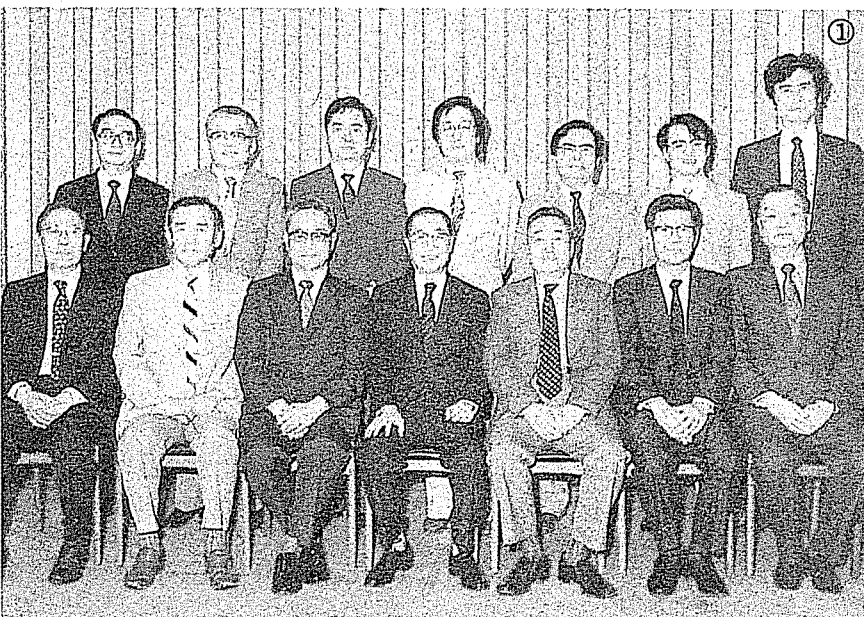
的經濟學，只是他博學多聞的求學計劃一部分罷了。他在臺大主修經濟，看課外書看的不比經濟書刊少。同樣的，他在政大讀新聞，經濟的書也沒放下，他最反對「讀死書、死讀書」，他認為社會科學的研習一定要博覽羣籍，否則只偏向一方，專而不博是無法成為真正有學問的人。

政大新聞研究所畢業後，他在政大當了三個月講師，又再申請到國外讀書，到美國印地安納大學，專攻經濟學，在美國讀書讀了六年多，頭三年都是靠打工來籌生活費與學費，每天凌晨二時才睡，早上七時又得到圖書館去看書。

當他於一九六六年拿到博士學位時，面臨了回不回國服務的抉擇，當時正是美國學術市場的黃金時代，一個學有專精的博士人才，早被一些公司及研究機構所預訂，因此于宗先要留在美國獲取優厚待遇與滿意工作真是易如反掌。然而他想到，提升國內學術水準要有些狂熱的人來做，就懷著這種「捨我其誰」的使命感，與對國家未來發展的信心，于宗先毅然回國服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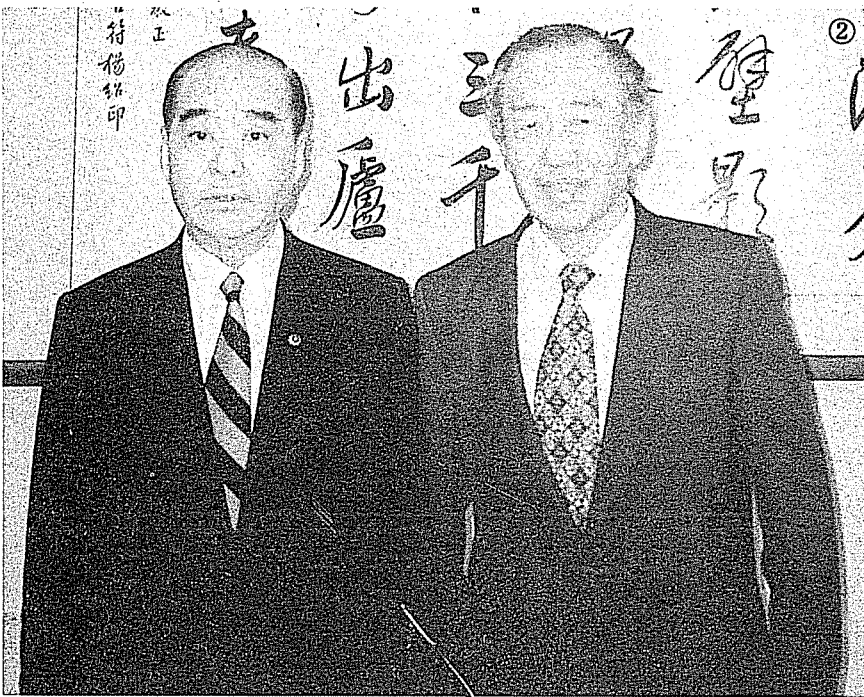
當選院士實至名歸

回國後的于宗先，曾任台大經濟系副教授，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，一九七一年起，以副所長身分代理中研院經濟研究所所務，四年後真除。到了一九八一年，中華經濟研究院成立，借調他兼任副院長，一九九〇年



①前行政院長俞國華（前排中）與經建會全體諮詢委員合影，前排左二為中經院院長于宗先，前左三為今考選部長王作榮，前右王章清、前右二梁國樹、前左崔祖侃，前右三侯家駒，後排左三黃大洲，左二劉泰英。

②中經院院長于宗先（右）與中外雜誌創辦人王成聖教授（左）合影。



接替蔣碩傑博士擔任院長。中經院從籌備迄今已滿十五年，看著中經院成長茁壯，不難想像他對中經院感情是多麼的深厚。為了管理問題和費景漢董事長爭執，自是勢所必然。由爭執事件，也使他領悟到「權威型態」已一去不返，對於時下流行的「研究員治院」、「教授治校」等說法，逐漸可予認同了。

在角逐中研院院士頭銜方面，于宗先曾獲四度提名，三度落選，直到第四次才順利上榜，他形容自己在這件事是「愈挫愈勇、奮鬥不懈。」不過，他的院士冠冕並非虛名，而是實至名歸，在經濟學專業領域中，他寫有六本專著：「經濟預測」、「當代中國

對外貿易」、「突破經濟觀念中的繭」、「經濟挑戰的回響」、「經濟發展啟示錄」和「蛻變中的台灣經濟」。另發表中英文經濟論文一百餘篇。此外，他還主編了「台灣經濟發展史論文集」、「經濟百科全書」、中國的壯大與發展，留下卓越的貢獻。